



找记者 上壹点
A07-09

齐鲁晚报

2022年9月11日
星期日

卓然于心 悅享娱乐

□□
编
美
孔陈明
编
昕

近日，著名导演尔冬升执导的现实题材电影《海的尽头是草原》上映。电影故事取材于上世纪60年代真实的“三千孤儿入内蒙古”事件，影片以真实可信的历史细节、有血有肉的饱满人物、壮美的草原生命力等，传递人与人之间深厚的感情与温暖。

尔冬升于上世纪70年代出演电影《三少爷的剑》成名，之后主演多部邵氏武侠电影；1985年转型做导演，拍出了观众耳熟能详的《新不了情》《忘不了》《门徒》《我是路人甲》等。尔冬升的电影偏写实，很多作品以细腻的视角聚焦底层大众，充满各种思考感悟与人文观照。尔冬升用“自己的孩子”来形容他的电影：《新不了情》像是善良的女儿，《我是路人甲》是朴实的儿子，而到了《海的尽头是草原》则没有定义，一切交给观众。

尔冬升是“北上”香港导演中成绩突出、作品不断又颇具个人色彩的导演。身兼演员、导演、编剧、电影大奖主席等身份，尔冬升的个人成长发展史，就贯穿了香港电影的数十年发展。这样一位导演投身新主流电影的创作中，本身可能带来不同的经验与视角，让影片呈现不同的艺术气质。



执导的《海的尽头是草原》以真实、真情打动人

尔冬升：每部电影都是自己的孩子



记者 师文静

从小家庭视角切入真实历史

齐鲁晚报：《海的尽头是草原》以上世纪60年代国家遭遇严重自然灾害，南方缺营养的孤儿被淳朴的牧民收养为背景，讲述了一对兄妹跨越时空寻亲，以及孤儿与收养家庭间大爱大善的故事。您怎么理解这些深厚的感情？

尔冬升：这段历史很多人都不知道。我基本上是能找到的文字、论文，所有的视频片段，以前拍过的一些戏，比如《国家的孩子》《静静的艾敏河》等，都看完了。这段历史拍成电影的难度在于整个事情的时间是很长的，我们看的资料也不完全准确。“三千孤儿”只是一个名词，具体的数据可能是3万-5万的孤儿，很多其他省份其实也有接收小孩，这个事件比较震撼。我们有原创剧本，然后边看资料边做补充，一直延续到整个戏杀青之前，还在不断地微调。

在内蒙古，所有收养孩子的人从来不叫他们“孤儿”，绝不会在小孩面前说这个词，这一点让我有很深刻的印象。我也见了几位当时的“孤儿”，比我大的那几位朋友，他们脑子里的画面是片段式的，问他们当时的感受是很难的。那么多的孩子，每个人都有个人的故事，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几万人的资料收集，所以就从小家庭的视角切入，展开整个故事。

我尽量把所有人善良的一面拍出来，我也不敢用大爱这种词，就是把真正人性里善良的方面呈现出来。我现在创作，有时候不想把电影的结构搞得太复杂。故事简单，拍得细腻，我希望是这样。

像这次的这种题材，那么大的历史背景，其实我也没有拍过。这么短时间内，我还是以我的判断故意留白了一点，在一些重点的感情上面，尽量把对白拿掉，多留一点空

间，这个是我以前比较少做的，因为我是演员出身，我写剧本还是以台词为重，这次故意把它留出一些空白，让观众自己去联想。

齐鲁晚报：您拍摄前还在内蒙古进行了实地采风，采风的过程是怎样的？对辽阔的草原是不是有新的体会和认识？

尔冬升：当时整个过程非常累。因为季节问题，筹备时间对导演来说其实是不够的。我们应该在拍摄周期的一年前，就把夏天、冬天的景勘完，下一年再开拍。我们勘景时到处都是雪，要想评估雪融化了之后什么样子，只能把对应的照片拿出来。

内蒙古的东北边跟西边的景观不一样，你无法把所有最美的景拍下来，只能挑一些地方拍。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是，在那几个月里，相当于进行了一次深度的内蒙古旅游，为了挑不同的景，我们去了一般游客去不了的地方，是很难得的机会。

我拍这部电影也是有点情结的。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姥姥说过她是蒙古族的，住在什么旗，她的名字是什么，但是我太小，忘记了，表哥表姐也没人记得。我去内蒙古会有一股莫名的感觉，到现在也说不出来。我这个尔姓也是尔朱氏，姓氏起源于山西大同跟呼和浩特，所以整个旅程对我来说是非常奇妙的。

陈宝国是戏的定海神针

齐鲁晚报：电影集结了陈宝国、马苏、阿云嘎、王锵、罗意淳等演员，跟这些老中青不同年龄的演员合作，您怎么评价他们？

尔冬升：陈宝国老师饰演的老年杜思瀚戏份其实不多，是一个性格非常稳的人，稍微再多一点表情，我都觉得不太对。希望从他的眼神里能露出内在的感觉，点到即止，不能太多，多了就做作。所以他对我来说就是稳重，把大局稳住，是我的定海神针，让观众看到这个戏的分量。

马苏用心地看了很多片子，也

提早到内蒙古体验生活，学了很多戏里没有展现出来的东西。马苏学蒙古语的过程也很难很累，她能说得出来、能背得下来那些词，我觉得真是不简单的事情。我看阿云嘎视频时，觉得他是一个歌唱家、声乐家，在舞台上的服装和表演方式更多是歌剧的感觉，但见到他真人，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，很男人，所以他的变化可以说很大。他本身是蒙古族人，拍戏时一跨上马，我就觉得选对人了，他完全变成那个角色了。

这个戏对我来说是蛮有意义的，跟演员合作也很开心，他们都非常投入，尤其是蒙古族演员让我非常惊讶，所有人演戏都那么自然。所有人都很努力，也很累，但我相信大家都蛮享受那个过程，是很美好的回忆。

齐鲁晚报：影片每一帧草原画面都是绝美壁纸，还有很多鲜活生动的动物，动物是怎么拍摄的？

尔冬升：我们有句话是最怕拍的是小孩与狗，这次有那么多小孩，狗、马、羊、牛、狼也有了。拍牛是最难的，它不肯拍就不肯拍，如果撞你的话，是有危险性的。我之前没拍过狼，但我们找得到一些拍摄方法。我们拍的是真狼，不是电脑制作的狼，虽然镜头不多，但拍摄过程很困难，也花了很长时间。

齐鲁晚报：2020年大火的综艺节目《演员请就位2》播出，您作为导师曾在节目中说要给那些演员拍摄影机会。在新电影中，除了马苏、王锵、丁程鑫、王楚然、曹骏等也是这档节目的嘉宾，年轻演员有何进步？这个综艺节目给您带来了什么？

尔冬升：节目中王锵的演技是比较猛的感觉，但我这次找他，感觉他其实比较斯文。在电影中，我跟他商量，含蓄一点，少说话，整个表演出来反而更好。这次的设计是对的，不让他说话，反而能更集中地看他的神情。丁程鑫就是一个小孩，很单纯，非常有礼貌。我在节目里看过他的戏，想请他来客串，他很爽快就答应了。节目中我批评过王楚然，录完那期节目，她就来找我，问我应该怎么办，她对表演很认真。后来也一直打电话给我，讨论一些细节应该怎么做，我就给她一点点意见，所以也变成朋友了。

这档综艺节目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经历，短短两个月时间、40位演员，后来跟他们都有交往、聊天，也常常见到。如果在平常的话，要对40位演员那么熟悉，可能需要两年时间，所以我觉得这是缘分。

我在节目过程中看到那些演员各自的特点，所以选角时，他们就自然地在我脑海里冒出来了，完全没有从市场方面考虑过。比方说，我觉得马苏比较适合，我就跟她聊，她也有兴趣演这个角色。戏里面的老师，我脑子里马上就想到了曹骏，他就是一个老好人，就是这么好的人，所以这也是一個巧合吧。

每个演员都在成长，他的阅历、拍过的戏、跟不同导演合作，都会学到一些东西，每个演员都要慢慢修正，从年轻到老会经历很多阶段。在现阶段，这个戏里面，我觉得他们演得称职了，因为这个戏不适合演得很“冒出来”，我给整个戏定的方向就是画面、运镜等所有的方面不要太复杂，演员的演技一定要自然，我们尽量把所有事情都做得淳朴一点。

每天给自己拍照记录生活

齐鲁晚报：您会发一些日常工作生活的Vlog，聚焦拍戏幕后，也关注演员群体，为何喜欢记录日常？

尔冬升：我是想自己留念的，戏里面有些对白也是我的心情。我们每天生活节奏那么快，吃了什么、做过什么、见过谁，每天一页页翻过去，很多东西很快就忘记了，所以我很久之前就开始每天拍张照。令我改变最大的事件是我在拍《新宿事件》时，好几个月都在日本、长春拍外景，拍完之后一片空虚，翻照片才记得原来去过那么多地方勘景。那次之后，我就决定每天都拍照。

Vlog非常好，对个人来说蛮有意义，过程也很有趣。在我的视角下也会有一些特别的东西，比如一些电影行业里的工作方法等，让观众多了解一些电影之外的东西。

齐鲁晚报：拍过这么多部电影，各种类型、风格的影片中，有您最喜欢或者有遗憾的作品吗？

尔冬升：要问我最喜欢自己编剧、导演的哪一部电影，我很难说，因为创作每部戏就像生小孩一样，儿子、女儿一大堆，可能会偏心哪一部多一点，但不能说更喜欢哪一部。有时候所有人都做得很努力，但它长得不漂亮，没有把它拍得很好，是我的责任，不是那部电影的责任。

我最遗憾的是爱情喜剧片《千杯不醉》，那个剧本前面不错，结尾那场戏可以拍得更好，可当时没有新的想法，就只能这样了，好像有点草草了事。如果真的要说的话，我觉得《新不了情》是我的女儿，它比较善良。《我是路人甲》我也很喜欢，它像儿子一样，也很善良。

我制作、创作的电影完成之后，基本上只会在影院看一次，看完我跟它就没有关系了。这之前，我跟我的电影建立了一个长时间的关系，它完成后，观众看到什么就是什么，有人喜欢，有人不喜欢，我也照单全收，就是这样。

这部《海的尽头是草原》我还不知道会产生哪些效应，我自己的感觉是，可能观众看到结尾时，会对自己的母亲、爷爷、姥姥、奶奶有一些联想，观众感动的那个点，不一定在戏里面，可能因戏里的场景触动了他们的其他情绪，留给观众自己去跟电影建立关系。